

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編

求 諧



求 諧

• 独幕剧选集 •

四川省文学藝術工作者联合会編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956年·成都

封面設計：謝趣生

求 婚

(独幕劇選集)

四川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成都狀元街20號

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

新華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四川人民印刷廠印刷

開本787×1092 1/32 • 101頁 • 6 1/4印張 • 120,000字

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9,150 定價：(7)6角

統一書號：10118 • 107

編 選 說 明

我們時代的沸騰的生活，是永遠燃燒着人們心靈的一只歌。我們有不少青年，他們戰鬥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，在緊張的勞動之後，利用他們的業餘時間，懷着幸福的激情，提起筆來，向祖國傾吐他們心里最美好的感受。他們正在文學藝術的道路上頑強的學習、戰鬥，正在大踏步的走進我們的文學隊伍。

我們熱情的歡迎這支年青的生力軍，應該給予他們的大力支持和鼓舞；並且我們希望更多的青年來進行業餘文學創作，讓我們的文學百花齊放，更趨繁榮。

因此，我們把四川地區的業餘作者寫的詩歌、曲藝、小說散文、獨幕劇，編選了四本集子，介紹給讀者。

我們選的只是短篇作品。近兩年來的創作，已印過單行本或已收入其他選集的，就沒有再選了。但有個別話劇與演唱作品，雖曾出版過，我們仍編入了選集。

我們在編选的时候，得到各报刊热情的帮助，我們很感激。

我們編选的这些作品，远远不能概括四川兩年來的創作全貌，这只能說是整个創作中的一部分。我們編选的作品，也还有很大的遺漏和編选不妥当的地方，請讀者指正。我們热誠地欢迎讀者对这四本集子里的作品提出各方面的意見。

四川省文学藝術工作者联合会

1956年9月

目 录

小英的秘密	李庆華 (1)
唐金花	徐孝坤 (16)
求婚	王肇翰 (48)
師兄弟	楊 岳 (69)
送菜	胡国民 (92)
一定要讓他入社	王学元 (102)
友誼	鄧双琴等 (117)
一個小演員	李 援 (130)
王社長的遭遇	出 日 (143)
在風雪的日子里	丘原 陳謙 (154)

小英的秘密

李慶華

時 五五年冬天。

地 川西某農村。

人 周小英 十六歲，小學畢業生。

陳家才 二十二歲，轉業軍人，合作社會計。

周大娘 四十歲，小英的母親。

周大爺 四十開外，小英的父親。

景 中農家庭的堂屋。

〔晚飯後，小英一個人伏在桌上寫信。

英 (寫完了念信)“自從學習了毛主席的報告之後，我覺得過去輕視農業生產的思想是錯誤的，我現在已經下了決心，準備參加合作社工作。聽說我們這裡不久就要改成高級社了，我想將來爭取在社里當會計。我這樣做你同意嗎？希望你來信。……”

〔小英把信寫好，正準備出去，周大娘端着洗過碗盞走進來。

娘 剛丟下飯碗，又慌慌張張要到哪兒去呀？

英 我到社辦公室去一下就回來。

娘 天天晚上往社办公室跑!

英 不是給你說過嗎，去复习功課。

娘 家里不能复习，非往办公室跑不行?

英 我去找社里的會計陳家才幫我复习算术。

娘 白天不能去，非晚上去不行?

英 白天人家要做活路沒有空。

娘 深更半夜的，一个人在外面跑!

英 怕什么? 我又不是小孩子。

娘 就是說呀，一个大姑娘家深更半夜不归家。

英 媽! 你看你那个腦筋，还那么封建!

娘 我封建，你已經跟你表哥訂了婚，社上的陳會計又是个單身人。

英 媽，你看你扯到那去啦! 人家陳會計是个轉业同志，又是青年团员，你乱說些什么!

娘 不是我說你，我怕人家說你。

英 讓他們說我不怕! (要走)

娘 (攔住英) 我看你越来越不懂事啦! 什么事都由着己自的性子，把我的話当做耳边风，怎么說都不听!

英 我到办公室去一下就回来都不行呀?

娘 今天我就不讓你去!

英 (賭气) 不讓去就算啦!

娘 哼! 就好象我害你似的，你不想想，如今考学校多难啦，你忘了今年夏天沒考上中学，眼睛都哭腫了，腫得象桃子似的，一兩天都吃不下飯。

英 (急) 你不要說了好不好?

娘 我偏要說，我記得你還給我說：(學英) 媽！我向你保證！明年夏天，我一定要考上中學。是不是你說的？(英不語，娘嘆氣) 你不想想，為了拉扯你上學，我跟你爹不知操了多少心，平時省吃儉用，把你讀中學的學費都給你預備了，一心只望你讀了中學，能在城里找個事，能當個幹部，不在鄉下受苦。

英 我願意在鄉下工作！在鄉下工作也不會受苦。

娘 什麼？你是安心想把我氣死呀？怪不得這些日子，白天不看書，到處亂跑，晚上盡往辦公室里鑽，你是鬼迷了心竈，安心不想考中學了，我跟你爹，還有你舅舅你表哥，那麼多眼睛瞪着你，盼你升學，原來你是這樣！

英 考不考是我自己的事，我不要別人管。

娘 什麼？不要別人管，你這個死丫頭，越來越不成話啦！

〔外面有人叫小英，英想答應，娘制止。〕

娘 (走到門口) 誰呀？

男聲 我呀！陳家才呀！大娘！小英在不在？

娘 她……她有事情不空！

英 空！空！我沒有事！

娘 (回頭對英) 你這個死丫頭！

〔陳家才上。〕

才 大娘！你吃過飯啦？

娘 (強笑) 嗯！剛吃了！……你找小英有什麼事呀？

才 我告訴他一個好消息。(小英一旁咳嗽示意他不要說) 其實也

没有什么事儿！

娘（追問）究竟是什么好消息？

才（小英又示意不要說）其实也没有什么，（忽然）哦！对啦！小英，办公室有你一封信，是城里寄来的，我忘了給你帶來！大娘！就是这个好消息。

英（站起來）那我去拿去！

娘 忙什么？明天去拿不是一样。

才（老實的）是呀！明天拿也是一样！（英暗示不要聽娘的話）哦！你这会儿去拿也行。

英 我有兩道算術題不会做，正想找你呢。

才（莫名其妙）算術題？（小英擠眼睛）哦！哦！可以！可以！

娘（故意岔開）陳會計，你的事情很忙吧？

才 没什么。

娘 你每天晚上都到办公室算賬呀？

才 不！晚上不算賬，很空，所以才幫小英补习会……

英（很快的接過來）补习功課！

才（會意）哦！对！对！补习功課，补习功課。

娘（反話）那可真叫你操心啦！

才（當真）没什么，没什么。（嗅鼻子）大娘，你聞，好象什么东西燒焦了？

娘（忽然想起）哎呀！灶里的火还没下呢！（跑下）

才 小英，把我弄糊涂啦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呀？什么算術題、补习功課呀？

英 你不知道，媽一心叫我补习功課考中学，别的啥事儿都

不讓我干。

才 哦！原来是这么回事兒！

英 你剛才說告訴我好消息，是什麼好消息？

才 小英！上面已經批准我們辦高級社啦！下午社主任在辦公室里說我們社的幹部不夠用，要調人去學習，我當時就建議你去學會計。

英 王主任答應了沒有？

才 主任說行是行，就是考慮到應該讓你去升學。

英 升學當然也好，不過，我覺得目前社里很需要人，升學的事我想以後再說。

才 我也是這樣說。王主任說，你爹你媽，你舅舅還有你的那個表哥，都主張你升學，他們不會讓你學會計！

英 我爹沒有什麼，就怕媽不願意，不過這是我自己的事，她也阻擋不了我。

才 那你就當面去跟王主任說一說好不好？

英 （考慮）我不去。

才 為什麼？

英 我去了不答應那才丟人呢！

才 這有什麼丟人的呀？

英 我不去！

才 要不我再去把你的意思給王主任說說，假如他答應了我就來告訴你，你在家里等我好不好？

英 好！（家才要走英拉住他）哎！別忙，你說辦公室有我的信，到底是真的假的？

才 真的！我一看信封就知道是你的那个宝贝表哥写的。
英 (打家才)去你的，走！你到王主任家去，我到办公室去。
才 (故意)算啦！你不要去啦，大娘不是叫你明天去拿吗？
英 不！我要去！
才 隔一夜，信丢不了！

英 (着急)哎呀！死鬼！快走！等妈进来我就走不了啦！
〔二人溜下，静场片刻，娘上。〕

娘 小英！小英！（见英不在）啊！这个死丫头，我一转脸她就不在啦！（气）我就不相信拘不过她，鑽到土里我也要把她找回来。

〔娘气冲冲向外走，和走进来的周大爺闖上了，周大爺的烟袋碰了周大娘的鼻子。〕

娘 哎呀！哎呀！进来也不言語一声！

爷 什么事，你慌慌张张的？

娘 人跑了！

爷 誰跑了？

娘 你碰见小英了没有？

爷 碰见啦！怎么？

娘 是不是跟陈会计在一道？

爷 是啊！怎么？

娘 你怎么不把小英叫回来呢？

爷 她到办公室拿信去了，我叫她回来干什么？

娘 你听她的鬼话，那是他們的暗号！

爷 什么？暗号？

娘 是小英跟陳會計的暗号！哼！你呀，一天到晚 啥事 不管，等事情鬧开了，你还蒙在鼓里呢！

爷 你越說我越糊涂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呀？

娘 (走近爺，神秘的)我发现了一个秘密。

爷 什么秘密？

娘 小英跟社里的陳會計……(耳語)

爷 你胡說！人家陳會計，是部队上下来的，是个青年团员，社里出了名的积极分子，人家会干这种事儿？

娘 就是因为他是团员又积极，小英才喜欢他呀！

爷 要說別人还可以，說他呀鬼都不相信。

娘 人心隔肚皮，他們肚子里的事情，你怎么能知道？

爷 是呀！他們肚子里的事情，你又怎么能知道呀？

娘 我亲眼看見的，怎么不知道。

爷 亲眼看見的？

娘 嗯！还不只一次呢！

爷 真的？

娘 我什么时候說过瞎話呀！这些日子她天天晚上往办公室跑你不知道？

爷 这个我知道，小英說过，那是找陳會計給她补习功課。

娘 听小英的鬼話，書都沒有帶，补习什么功課！

爷 你怎么知道沒帶書去？

娘 她好几次都是空着手出去的，書都放在抽屜里，我不知道？

爷 要是陳會計那儿有書，她还帶書干什么？

娘 原先我也是这么想，可是我总觉得不放心，前天晚上小英前脚走出去，我后脚就跟到办公室，我走进去一看，屋里就是小英跟陳會計兩個人。

爷 晚上不开会，除了會計誰还到办公室去？

娘 你別打岔，听我說嘛！我走过去一听，他們兩個正在嘻嘻哈哈又說又笑的。

爷 青年人在一块不說不笑，难道叫他們在一块哭呀！

娘 哎呀！你听我說完嘛！我走到窗边一看，小英在打算盤，陳會計拿着筆在写賬，那儿是补习功課呀！

爷 哎呀！就是沒补习功課，幫人家打算盤写写賬也不是坏事呀！

娘 別人不找为什么偏要找小英来打算盤，还騙我說是补习功課呢？

爷 就是这个秘密呀？

娘 还有，小英不象以前，一天到晚在家里看書写字啦！这些日子，象野馬似的，白天丢了飯碗就往外面跑。

爷 瞎！你又弄錯啦，小英是民校的义务老师，她見天要到民校上課，你还不知道？

娘 这个死丫头，怎么不給我明說呢？

爷 她怕給你說了，你不讓她去。

娘 只要是正經事，我什么时候攔过她呀！

爷 你那个腦筋！夠啦！小英到办公室去拿信，你說是什么暗号，幫會計打算盤，又說是发现了秘密，我要是小英，我也不跟你說。

娘 照你这么一說，是我錯了？

爷 不是你錯了，难道还是我錯了！

娘 我不讓小英出去，讓她在家里好好复习功課考中学，这也是我錯啦？

爷 她这么大了，腦筋比你清楚，用不着你整天給她嘮叨。

娘 好！往后随她去，我不管她了。

爷 这不就对了嘛！

娘 (气)对啦！要是她考不上中学怎么說？

爷 怎么說，考不上还不就算啦！

娘 算了？考不上我跟你拚命！

爷 跟我拚命？

娘 小英就是讓你把她慣坏了的。

爷 我真不明白，你說了半天，小英究竟什么地方錯啦？

娘 不复习功課考中学！

爷 她不是在跟陳會計补习功課嗎？

娘 往后晚上就不許她到办公室去。

爷 你听听，又叫她复习功課，又不許她到办公室去补习，这是哪家的道理？

娘 你这个人啦，我不是給你說了嗎？她不是去补习功課，是有別的意思。

爷 什么意思呀？

娘 說了你还不信，剛才陳會計都跑到我們家来找小英啦！

爷 找小英干什么？

娘 說是有一个好消息，我就問他是什么好消息，小英在一

旁直摆手挤眼睛！

爷 哦！这又是暗号？

娘 别打岔，你听呀，陈会计看小英一挤眼睛，就吞吞吐吐的說，（学家才）“其实也没有什么，”后来又說，“对啦！小英！办公室有你一封信，我忘了給你带来了，大娘，就是这个好消息。”明明是瞎扯，那来的什么信呀！

爷 你說这就是他們的暗号？

娘 哎呀！你这个人啦真笨，說办公室有信，叫小英借个题目好到办公室去。这不是暗号是什么？

爷 哦！原来是这么回事！

娘 后来我到厨房去了，他們两个就偷偷的跑出去了。

〔外面傳來家才叫小英的聲音。〕

娘 听！他又来了。

才 （从外面叫着跑進來）小英！小英！（進屋）咦！小英还没回来！

爷 还没有。陈会计，請坐！

才 不！大爷！我到办公室找她去！（欲下）

娘 （急忙拉家才）忙什么呀！坐下来等一等，小英一会就回来。

才 好！等等她也行。

娘 看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，你从哪儿来呀？

才 我从王主任家里来。

娘 这么晚了你到王主任家有什么事呀？

才 有要紧的事！

娘 什么要紧的事呀？

爷 (低聲)你真罗嗦！你問得那么詳細干什么？

娘 (低聲)問問有什么要紧的呀！

才 大娘！等小英回来你就知道啦！

娘 (聽話里有話，看看爺)为什么你不說，要等小英回来才能說呀？

才 (笑)要小英同意了，我才能說！

娘 (更懷疑)要小英同意了，你才能說？

爷 是呀！有些重要的事情，怎么能随便乱說呀！

娘 (低聲對爺)你少多嘴，(又對家才)你今年好大啦？

才 二十二啦！

娘 找到对象了沒有？

才 嗯！还没有。

爷 (低聲)你問人家这些干什么？

娘 (低聲)你不要管！我們小英已經跟她表哥訂了婚啦！

爷 (拉娘的衣服制止她)你！……

娘 (故意把水烟袋遞給他)去年就訂了，她表哥在城里讀中学，功課好得很，每回都是发头名，將來他中学毕了业，还預備考大学呢！

爷 (又制止她)你！……

娘 (又把火柴遞給他)秋天还给小英来了一封信，叫小英在家里好好复习功課考中学呢。是呀！假如他进了大学，小英不上中学，那怎么能配得上呀！

才 大娘！你說的这些，小英都給我說过了。